

芭比娃娃展覽

小 雪

巴黎經常有各種各樣的展覽，法國人也喜歡看展覽，只是我沒有想到，他們

對芭比娃娃這種小孩熱衷的玩偶也充滿熱情。星期天的上午，展覽館剛開門不久，門口已排了近五十人的長隊。

展覽在年初舉行，雖然已進入三月，寒風中的巴黎還是很冷的。隊伍裏大人小孩都有，只是小孩的數量比我想像的少得多，而看起來最激動，是排我前面的三位老太太。

這三位老太太看起來年紀相當，應該也有六七十歲的樣子，穿着清一色的皮草，只是一個白色一個黑色一個棕色，款式都很像。毫不驚訝的，她們都戴着毛呢的帽子，搭配上精緻的妝容和誇張的耳環，彷彿她們是去參加一個宴會而並不是看展覽。老太太們雖然身着皮草，腿上卻只有一層絲襪和一雙美麗的高跟鞋，在寒風中甚至有點哆嗦，卻一點沒有減少她們聊天的興致。

棕色衣服的老太太說得眉飛色舞，戴着皮手套的手指一邊說還在一邊比畫着什麼，另外兩位老太太看到她比畫的動作，努力地不笑得太誇張，黑色衣服的老太太卻已眼淚都已經出來了，趕緊從小手包裏掏出一根白色的手絹，輕輕地擦了擦眼角。

大約過了半小時，我買好票走到展廳的大門。進展區的門是粉色的雙扇門，上面還有玫瑰色圓形寫着英



▲展覽現場有各式芭比娃娃

作者供圖

「萬二」與「萬三」

陳魯民

明代有兩個大富翁，一個叫萬二，一個叫沈萬三，也叫萬三。兩人都很有錢，說富可敵國或有些誇張，但說富甲一方那是沒問題的。兩人都善於理財，都很會做生意，但兩人的政治智慧卻大相逕庭，最後結局也天差地別。

明《棗林雜俎》記，萬二乃嘉定安亭巨富，會賺錢，也很有頭腦。有人自南京回鄉，萬二問其見聞。其人曰：「皇帝（明太祖）近有詩：『百僚未起朕先起，百僚已睡朕未睡。不如江南富足翁，日高五丈猶擁被。』」萬二不禁嘆曰：「這不就分明是皇帝的羨慕與妒恨嘛，『兆已萌矣！』」隨即立刻變賣家產，建造大船，帶妻擋子，泛遊湖湘而去，遠避他鄉，隱姓埋名。果然不出他所料，不到二年，江南大族均以各種名義被抄家沒籍，有的還死於非命，唯有萬二得以善終。

相反，萬三就反應遲鈍，缺乏政治敏感性。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，如測智商，肯定不會低於蓋茨、李嘉誠、馬雲他們。他膽大心細，善於經營，通過開展海外貿易而迅速致富，成爲「資巨萬萬，田產遍於天下」的江南第一豪富。關於沈萬三如何經商致富的故事、傳說，至今還在蘇、浙、皖一帶廣泛流傳。他發財之快，聚財之巧，古今少有，以至於民間甚至傳說他有一隻聚寶盆等等。

不過，他的聰明也僅限於經商發財，在政治上卻不大開竅，甚至有些弱智，這也是他由盛轉衰、最後灰飛煙滅的重要原因。

朱元璋坐了天下，他急於給新皇帝表忠心，就拿出了修南京城牆的三分之一經費，雖然換來了朱元璋的一時歡心，並封了他兩個兒子做官，但心裏已對其有了提防：這種富可敵國

花都書簡

小孩熱衷的玩偶也充滿熱情。星期天的上午，展覽館剛開門不久，門口已排了近五十人的長隊。

展覽在年初舉行，雖然已進入三月，寒風中的巴黎還是很冷的。隊伍裏大人小孩都有，只是小孩的數量比我想像的少得多，而看起來最激動，是排我前面的三位老太太。

這三位老太太看起來年紀相當，應該也有六七十歲的樣子，穿着清一色的皮草，只是一個白色一個黑色一個棕色，款式都很像。毫不驚訝的，她們都戴着毛呢的帽子，搭配上精緻的妝容和誇張的耳環，彷彿她們是去參加一個宴會而並不是看展覽。老太太們雖然身着皮草，腿上卻只有一層絲襪和一雙美麗的高跟鞋，在寒風中甚至有點哆嗦，卻一點沒有減少她們聊天的興致。

棕色衣服的老太太說得眉飛色舞，戴着皮手套的手指一邊說還在一邊比畫着什麼，另外兩位老太太看到她比畫的動作，努力地不笑得太誇張，黑色衣服的老太太卻已眼淚都已經出來了，趕緊從小手包裏掏出一根白色的手絨，輕輕地擦了擦眼角。

大約過了半小時，我買好票走到展廳的大門。進展區的門是粉色的雙扇門，上面還有玫瑰色圓形寫着英

作者供圖

遊梅窩嘗炭燒燒肉

鄭家豪

偌大的海灘，美味的炭燒肉，梅窩，使人心曠神怡。

沿沙灘的小路散步，或赤腳踏着海灘，軟綿綿的感覺，一步步涉水，好像到了海中央，水只是淹上腰處，平坦寬闊，如此少有的海灘帶給泳者安全感。

可是，什麼原因令人離開海灘，走進鄉村街市？在這條小街兩旁店舖尋覓，找到了！就是這人多的地方，一家燒臘店，以炭燒燒肉馳名，嘴饞的遊客暫且放下弄潮的樂趣，滿足口腹之欲。

周末重遊梅窩，距離上一次已是二十多年，「炭燒燒肉好靚！」一字一句記得清楚，當年我排隊排在十數名，後面還有不少人，大家為買燒肉而來，我是當中一分子，買到手，一家大小急不及待找個人少的街角，揭開紙盒，用手拿着吃，不一會吃光了，才停下來說：「卜脆，好香！」

那些年是上世紀八十年代，譚詠麟紅透半邊天，從中環開到梅窩的離島小輪，人如潮水，從碼頭沿着小路進入梅窩中心，一字

形的長龍，人人托着長呎許、高半呎的收音錄音機，邊行邊播，整個梅窩海岸，是譚詠麟《朋友》這首潮歌，鋪天蓋地，青春火熾放蕩梅窩每一角落。逢周末周日，四、五萬人由市區乘渡輪湧向梅窩度假，一路人馬留在梅窩，租住村屋夜宿，晚上，海灘上燒烤的爐火四起；另一路向貝澳、塘福、水口沿岸各村落腳。

二十多年後，我可以從陸路前往，乘東涌巴士開到梅窩，巴士由山路轉入中心區，頓覺變化很大，路上行人稀少，不似印象中繁鬧，一陣寂寞襲來。下車不忘找「梅窩燒肉」，到街市路口，許多商舖空置，門面破落，似是等待拆遷，走到鄉事會路，看到燒臘店紅字招牌，如逢舊友，老字號沒有變呢，内心正喜，促促走近，見店門緊閉，不禁失落。問過路村民，說是午後休市，錯過口福，嘗不到「梅窩燒肉」的風味。

從街坊口中知道，燒臘店已由第三代掌理，新一代仍繼承家族傳統，採用炭燒的炮製方法。現在市面的燒味，早已改用電爐燒製乳豬、燒肉、燒鴨、燒鵝、叉燒，炭燒絕無僅有。梅窩這家老店開業七十年，保留祖傳配料的配方，除了大豬改用電爐製作燒豬

外，乳豬仍用炭燒，其他如叉燒、燒排骨、燒鴨、燒鵝、豬頸肉，亦保留傳統炭燒製作，保持老招牌作風，食家皆知風味不同。

這家老店「鎮店之寶」，是兩座近六十年歷史的炭爐，爐火平均溫度可達三百度，所用炭塊經過挑選，用的是特大炭頭，每塊重約一斤，必須乾身，做到煙少耐熱效果，燒一次叉燒，約用十塊炭頭，控制火溫是成敗要訣，全賴經驗。

「梅窩燒肉」是這家燒臘店的代名詞，老店有一套自己製作的要訣，一是醃料，二為爐火控制。醃法講究，醃後幾小時始入爐，「夠晒入味」；控制爐火秘法在於觀察炭色及炭煙，炭若仍是黑色及灰色，須打開爐蓋，否則燒味變黑；炭若燒出煙來，須將燒味取出，否則無法上色。說到蜜味，工序繁複，燒排骨、叉燒、豬頸肉的燒製過程，採麥芽糖漿十三次，出爐效果色澤紅潤光亮。炭燒勝過電爐的原因講的是效果，肉中帶有淡淡炭香，電爐做不出來。

今日的梅窩雖出現許多新屋，但離島風貌保存，闊大的海灘，馳名的「梅窩燒肉」，海邊酒店的下午茶，找到碧海藍天的夏日。

莫讓身體背負心靈之債

趙安安

人生
在線

我第一次見到A小姐的時候，她的眉頭是緊鎖着的。A的樣貌精緻，氣質溫柔，身材纖瘦，讓人不由生出一種我見猶憐的感覺。她說她有胃潰瘍，進食對她而言變得困難，而且吃了也不消化，這便是她身材纖瘦的原因。A來找安安老師，是因爲又出現了更嚴重的症狀，她說近段時間總是覺得頭暈和頭痛，看東西有黑影。她懷疑自己的腦中長了東西，所以去醫院做了一系列精密的檢查，結果卻顯示沒有異狀。不舒服的狀況越來越劇烈，檢查卻一切如常，醫生建議她找專業的心理治療師聊一聊，說不定是心理因素的關係，於是，她輾轉找到了安安老師。

安安老師聽了A的描述，覺得她很可能是在患上了心理學上所稱的「軀體化症狀」。這種病的患者會覺得自己的身體出現了很多的問題，但檢查結果卻顯示一切正常，或者雖然查出有身體問題，但其實並沒有患者感受到那麼嚴重。她們不會感到心理上有很嚴重的不適感，卻在身體上出現了生病的症狀，譬如消化道病症、心血管疾病、頭痛和腰背痛等。

安安老師希望找到深層次的原因，於是試着問A：「除了腸胃病和頭疼的症狀之外，還有哪些事情困擾着你？」

A有些愧疚地說：「我已經很久沒有去看過爸爸媽媽了，他們住在國外，而我一想到要坐飛機就會感覺非常恐慌，甚至沒有勇氣去買機票。」

「從害怕坐飛機，到身體漸漸出現各種問題，這樣的情況是什麼時候開始的？」我問。

「大約在十年前，我曾經去美國生活了一段時間，大概是從回來之後，各種狀況開始出現了。」

「那麼，你在美國的那段時間，發生了什麼不尋常的事情嗎？」

對話進行到這裏，A沉默了。她說她對那段時間內發生的事情羞於啓齒，她不想說，也不願去回想。

她的內心正承受着某種壓力，這種壓力被她深深地藏在了心裏，使她沒辦法直

接去感受、去面對，無處宣泄的壓力便透過身體的病痛表達出來，換了種方式引起她的注意。

作為一個心理治療師，我嘗試着與她建立起一種信任與安全的關係，在這種氛圍之中，慢慢地，A的「保護殼」開始像剝洋蔥一樣一層一層地被剝開，讓我能聆聽她的內心世界。

她說，這件事被她藏在心底很久了，從來沒有跟任何人提起過，甚至連自己都會克制不要再想，不要再去觸碰那一段羞恥的回憶。

原來，在十年前，A和她的先生因爲個性觀念上的不和，婚姻出現了一些問題。值得慶幸的是，A的先生還是一如既往地愛着她。爲了讓彼此都冷靜下來，她的先生建議她先去美國住一段時間，靜下心來思考一下他們之間的關係，A接受了這個提議。

A小姐到了美國之後，就住進了先生在美國的私家別墅，而在那裏，她認識了一個小她十歲的男子……講到這裏，A漸漸把頭埋了下去，眼神也不再直視，像是帶着一種深深的罪惡感。她平復了一下情緒，接着說道，這個男孩子給了她一段青春洋溢、充滿激情的感情，她很快就陷入了甜蜜而痛苦的戀愛。她和那個男孩子在一起的每一刻都是快樂的，但每次接到先生從大洋彼岸打來的電話，關切地問候她、哄她開心的時候，她又會感到沉重的愧疚與內心的掙扎。

A小姐到了美國之後，就住進了先生在美國的私家別墅，而在那裏，她認識了一個小她十歲的男子……講到這裏，A漸漸把頭埋了下去，眼神也不再直視，像是帶着一種深深的罪惡感。她平復了一下情緒，接着說道，這個男孩子給了她一段青春洋溢、充滿激情的感情，她很快就陷入了甜蜜而痛苦的戀愛。她和那個男孩子在一起的每一刻都是快樂的，但每次接到先生從大洋彼岸打來的電話，關切地問候她、哄她開心的時候，她又會感到沉重的愧疚與內心的掙扎。

A小姐說，在回到先生身邊之後，她發現自己開始非常懼怕坐飛機，身體也開始出現各種各樣的異常狀況。她回憶起在美國時的點點滴滴，開始感到非常地害怕和擔心。她時常害怕在美國時自己和小男

友的親密行爲會被別人看到，突然有一天告訴她的先生，讓她名譽掃地；同時又無時無刻不在承受着對先生不忠的罪惡感的折磨。

或許，這件事並沒有任何人知道，所以A小姐身體的症狀更像是她對自己施行的懲罰。在她的潛意識中，她知道自己做錯了，良心的譴責讓身體開始出現各種不適感；她的潛意識告誡她，一定不能回去美國找那個男子，所以，每每想到坐飛機，她就不由自主地感到心悸和恐慌。當心內的懲罰與告誡，映射到身體上，就成了病痛的煎熬，與胡亂的臆想。

A的「心魔」，在於無法原諒自己，無法放下那段已逝的戀情。因着她的不寬恕，她讓自我懲罰不斷上演，身體的病痛也愈演愈烈；因着她的放不下，她對那段戀情無法釋懷，所以才會用對飛行的恐懼來迫使自己去逃避、去忘記。

她需要學會原諒自己，和過去的那段戀情說再見。在諮詢導引中，她開始明白，這些年她所受過的苦，已經足以爲她曾經的不忠行爲贖罪了，這些懲罰已經足夠，是時候選擇寬恕，原諒自己了。而對於那段美好難忘的戀情，她曾經擁有過，也快樂過，但她必須承認，一切已經過去，都結束了，她需要和這段感情說再見，不是把它鎖在心裏不去想，而是在想起的時候，仍會覺得溫暖，但已與她的生活無關。今後的她，會和先生一道，努力地去經營幸福的生活。

就這樣，經過心理諮詢的引導，她經歷了原諒自己的儀式，和過去的戀情做了告別。大約兩個月之後，安安老師收到了她發來的郵件。她說，她現在正和父母與兄弟姐妹在一起，許多年沒有見到親人了，這次重聚讓她感到開心滿足，身體也在逐漸改善中。

那些原諒不了的過錯，放下的心結，若不坦然面對，終會對我們造成傷害。恢復孩子般的純潔無罪，這是我們曾經擁有的。唯有寬恕了，放下了，卸下心靈背負的債，才有可能還靈魂一片淨土，給生活一道陽光。透過愛與寬恕舊有的傷痛去重塑你的應對模式，直到心碎和罪惡感消失，你就能活在平安之中。

文人四慎

孫貴頌

三是慎說「簽約作家」。簽約作家制度據說是舶來品。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，廣西自治區率先開始搞簽約作家制度，之後全國群起

應，一時如雨後春筍一般快速發展。我資訊閉塞，不了解情況，但僅憑猜測，外國的簽約制度，應當是出版商或公司與作家的合作關係，不會像咱們國家，卻由政府埋單。現在有些「簽約作家」，有的是貨真價實，由政府部門先將銀子付給作者，讓他（她）吃饱了肚子安心創作，寫得好了另外再獎；而有些「簽約作家」，其實是有些文摘類的雜誌，爲了方便從別的報刊雜誌上選用稿件，與那些經常發表文章的作者簽一個合同，聲明本雜誌在使用作者的稿件時無需提前與作者取得聯繫，這種做法，也算是「中國特色」。本來，在一些法治比較完善的國家及港台地區，雜誌社要刊登作者的稿件，必須徵得原本刊登的媒體及作者本人的同意，否則就是侵權。如今雜誌社這樣一番動作，摘稿

時就省去許多麻煩，避免產生糾紛。當然，雜誌社是會付給作者稿酬的，雙方皆大歡喜。如果後一種情況也算「簽約」的話，至少是有點「夾生」。以我的理解，雜誌社與作者的「簽約」，最顯著的標誌應是「首發」，作者首先或者唯一的投稿地方，是簽約的雜誌，雜誌社會給作者優厚的待遇。解放前與解放後的一段時間，許多報刊雜誌與一些著名作家簽約，都是文章還沒發，稿費已經寄去了，這樣「逼」着作者趕快並且首先給他們供稿。這與如今一些作者號稱的「簽約作家」，完全是兩條道上跑的車。

四是慎說「專欄作家」。不少文人都稱是「專欄作家」，其實不是。所謂專欄作

才，也曾在報紙上開過長到一兩年、短在兩月的專欄。從前在南方某報開專欄時，每週必須在固定的時間給編輯將稿件發過去，如果編輯沒有收到，就用傳呼機傳呼我，告訴我「請再發」，我就重新用另一郵箱再發一遍。這樣，除了逢年過節，一年下來，發稿量近五十篇，也是很忙的。而有的作者偶爾在報刊的某一欄目上發了一兩篇稿件，就急急忙忙宣稱是「專欄作家」，不知是真不明白這個道理，或者是揣着明白裝糊塗。

以上這些，說到底，無非是一個「角色定位」問題。一個文人，太貶低自己當然不必，否則很可能造成市場的貶值。我們沒有蘇東坡當年遭貶謫後那種「自喜漸不爲人識」的開闊胸懷，沒有陸放翁種田採菊時那種「人情愈薄喜身輕」的達觀超脫，然而太膨脹、太自誇了也不好。《論語》有言：「陳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」是奉勸那些想當官的人，你有那個才能，就去爭那個位置，否則不如趁早拉倒，此話完全可以作爲文人的鏡鑒，畢竟最重要的是靠作品說話，而不是靠帽子發言。

（下）